

祁連山

王定國題

王靜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敦煌文艺出版社

王静



王定国题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祁连魂 / 王静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468-0076-9

I. ①祁…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7431 号

书 名 祁连魂

作 者 王 静 著

责任编辑 汪 泉 刘仕杰

封面设计 王林强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兰州万易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5. 75

插 页 4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100

书 号 ISBN 978-7-5468-0076-9

定 价 28. 8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易经》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祁连魂》正遵循此原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乃肖家之遗风。由爷爷待之“共产婆”起，至肖箫荣归故里，治理风沙，无不贯之以此遗风。

奶奶杨若英随其部队，过黄河、穿西北。两万官兵，入河西走廊，涉冰雪之戈壁。深入虎穴，横挑强马。终寡不敌众。官兵死伤无数。河西百姓皆惨怛悼，无不寒心悲愤矣！

奶奶虽负伤，然颇识就义之大体。何苦隐忍苟活，受纆绁之辱！故万死不顾，决义殉国。爷爷身为国民党军官，待之赏予他的“共产婆”，强迫未遂，便生敬佩。后承蒙奶奶教诲，接受革命思想，最终为正义而献身。奶奶苟活于世而不辞者，皆由心中所愿未尽，更何况乃解放国人之大事也！

后，奶奶独守孤魂，终生未嫁。适逢肖箫，赐于教诲，使得明白，人与天地，实属一体。今风沙肆虐，天灾人祸频频降临，皆由人不顺应自然之法则所致。

当今之青年，多奔驰于声色名利之中。而况于肖箫，因家贫而未能如愿求学。故常自愧；上之不能尽忠效国，下之不能敬老怀幼。故放弃学业，疲倦劳行，日夜经营，以备老幼生存之需。亦不得向恋人抒抑郁之情。然恋人长逝，思念之情无穷矣！故辞故土，奔走他乡。

人之价值，或轻或重。轻则如鸿毛，重则如泰山。肖箫荣归故里。目睹遭沙尘破坏之家园，又倾其所有，治理风沙。居于荒野，环堵萧然，不蔽风日，以治沙为己任。

种树令肖家召至冤家，随受大祸。尚不可言哉！

谚曰：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肖箫一心种树，日夜思竭不肖之才，故求媚于他人，却不料因祸得福。正应验《易经》之所言：积善之家，必有



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肖占天亦赖先人之遗风，虽罢駑，却亦取尊官禄。虽容身于深山岩穴，亦足以光宠宗族。救人于水火，施家业于他人。后随亲人远离故土，自守陋室。事亲孝，与民信，为林业奋不顾身。

其素所积之德使然也！以至影响一村之长，弃私利，顾全局，孤军战于沙滩。拳拳之心，可托于世，亦可列于清廉正义之列。及诸多小人物，却也各尽其职。自始至终，贯之以魂魄。所谓祁连魂，殆为此也！

《祁连魂》称不上阳春白雪，亦非下里巴人。正所谓鸟有凤而鱼有鯢。其虽无治国经邦、修身立德之大道，然足可发起众人爱国爱家之心。此亦吾之愿也！

余闲居于家，故网罗无能之词，搜集西北史前旧闻，粗略考察。上计抗战救国，下至眼下环境。作《祁连魂》三部曲，共十六章。亦欲以究天地之始然，通晓古今之变化。使人人明了：人当顺应天道，回归本源。此乃人之本性也！



目 录

第一部 改造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9
第三章	019
第四章	025
第五章	033
第六章	042
第七章	049

第二部 创造

第一章	055
第二章	061
第三章	069
第四章	077
第五章	083
第六章	089
第七章	097
第八章	104
第九章	112



第三部 偿还

第一章 124

第二章 133

第三章 141

第四章 151

第五章 157

第六章 164

第七章 174

第八章 182

第九章 188

第十章 195

第十一章 200

第十二章 209

第十三章 218

第十四章 225

第十五章 232

第十六章 240



第一部 改造

第一章

祁连山的山顶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太阳也没有从山顶升起。肖建雄就从暖和的被窝里爬起来，穿上那件破旧的皮袄，套上羊毛毡靴，戴上狗皮帽子，准备出门。

他媳妇惊醒后，赶紧披上大襟棉衣，准备下炕给他做吃的。他挡住媳妇说：“就剩一把小米了，还是留着你和孩子吃吧！再坚持两天，就可以到财东家要工钱喽！”说着他摸摸孩子的头，就出了门。门扇一开一关，一股寒风破门而入，把两岁的孩子冻得哇哇大哭。他媳妇赶紧俯下身子，抱住了孩子。大声地嘱咐他：“小心点，别遇上那些黑心肠的。”肖建雄嗯了一声，就赶着羊群走了。

卷着雪花的西北风刮在人脸上，如刀割一样疼痛。肖建雄顶着风雪，将羊群赶下山坡。这时，太阳才从祁连山顶冒出来。羊群哄开地上厚厚的雪，寻找着埋在雪下的草。

肖建雄来到老地方，这是顺着坡挖的一个避风洞，洞里还有没用完的一堆柴灰。肖建雄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细绳，放在石头上，用另一块石头砸了几下，那根羊毛细绳就着火了。他点着了剩余的柴禾。洞里慢慢暖和了，他烤着火，看着羊在吃草。

快到中午时，羊群陆续来到洞门口。看着羊群安然地咀嚼着，肖建雄的



胃里翻江倒海般难受，他饿得干脆闭上眼睛，假装睡觉。不知不觉中，真的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伴着一阵马啼声，肖建雄被惊醒，发现自己已经被马家军五花大绑的给捆了起来。面对着这些并不陌生的面孔，肖建雄明白，这次在劫难逃。他曾好几次逃避了他们的搜抓，没想到这次再落虎口。

与此同时，远在庄子里的媳妇心头一痛，一种不祥的感觉占据着她的心。她紧紧抱着孩子，祈求老天，不要将灾难降至她的男人。

然而，一连几天，肖建雄也没消息，只是跑回来了一部分羊。他媳妇将羊赶进财东家的后圈里。财东家说，丢了羊要照价赔偿。他媳妇说，我的男人没回来，怎么赔偿？财东说，男人没了女人赔。

就这样，他媳妇被迫抱着孩子，去了财东家。下地种田，照看牲畜，砍柴做饭，累死累活地偿还着财东家的羊价。

半年后的一天下午，他媳妇昏倒在厨房里，大家将她救醒后，才发现她已有孕在身。财东想赶走她，财东家的怕自己生下孩子没奶喂，就让财东家留着她。财东留下了他媳妇。

肖建雄从河西被带到青海，编制在新兵连接受训练。他想逃跑，可他知道如果他逃走，他们就会把弟弟肖建忠抓来。父亲临死前，曾交待他照顾好弟弟。

肖建雄彻底打消了逃跑的念头，老实接受训练。凭借他放羊练就的一手打弹弓的本领，在瞄靶训练中，脱颖而出。很快就被升为连长。

他媳妇在财东家生下孩子时，财东家的也生下了孩子。由于财东家的没奶水，就让他媳妇给孩子喂奶。财东家的怕孩子奶不好，就让他媳妇吃好的，喝好的。他媳妇经常将一些好东西藏起来，乘人不备，让大儿子吃。由于他媳妇吃得得好，奶水多。除了喂财东家的孩子，自己的儿子也喂养得白白胖胖。

当小儿子长到两岁时，财东家的孩子不需要吃奶了，他媳妇被迫离开了财东家。她带着两个孩子，重新回到那间破旧的茅草房。面对不蔽风雨的茅草屋，他媳妇决定，在这里将孩子抚养长大，等待肖建雄回来。

他媳妇每天抱着这一愿望，与饥饿作斗争。

有一天，他媳妇把所有的积蓄花完了，就去找她的小叔子肖建忠，想要



回，当年让他代种的两分地。肖建忠说他没见过什么地。失望而归的他媳妇，看着襁褓中的孩子，被迫做出了最坏的打算。

几天后，一个上了年龄的丑男人，跟着一个老妈子，走进了这间茅草房。他媳妇用那男人拿来的白面，给两个孩子擀了一顿长面。看着被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艰难地吃着面条，他媳妇擦掉了最后一滴泪，将两个孩子连同那一袋白面，送进肖建忠的家门，自己便跟着那个丑男人走了。任凭两个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叫声，久久地回荡在河西的大地上。

两年后的寒冬，已升为马家军连长的肖建雄，带着他的部队，从青海出发，奉命前往张掖，阻击进入这里的红西路军。

对于红军，肖建雄很陌生。上面说红军是土匪。私下里，他们又听说，红军是一支专为老百姓打天下的部队。肖建雄既兴奋又恐惧，来不及多想，就随部队出发了。

冒着狂风暴雪，他带领着部队，埋伏在山丹县城的野猫山上，用来阻击从东过来的红军主力部队。

山丹县位于河西走廊中段，东靠永昌县。西北与张掖接壤。东南与肃南裕固族相连。南依祁连山，与青海为界。北过龙首山，与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相望。境内祁连山、龙首山遥相对峙，焉支山虎踞东南。素有“走廊腰峰”、“甘凉咽喉”之称，是古代通往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此时，厚厚的积雪覆盖着起伏不断的祁连山。狂风卷着雪花，肆虐地吹打着戈壁滩。断臂的长城遗迹，似乎在诉说着古往今来战场上的残忍和艰难。

因为不了解红军的底细，肖建雄不敢贸然进犯。

对面山头是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他带领部队，早已在城西的野猫山、红沟、大佛寺一带埋伏，阻止敌人的进攻，掩护大部队进驻山丹县城。

此时两军对峙，很久未见动静。肖建雄接到命令，跟随骑兵先发起进攻。一时间，枪声大作。肖建雄带领着部队，跟在战马后面，以集团方式，猛攻红军阵地。一些飞奔的战马，被红军打倒之后，再也爬不起来；被摔下马的士兵，从地上爬起来，拾起战刀，叫喊着，向红军冲了过去。

红军没有太多的子弹，为了保存实力，他们只能等待，等敌人走近点再打。没打几枪，敌人的战马已冲了过来。他们抽出战刀，和敌人展开了肉搏

战。

肖建雄刚冲到红军面前，就看到身边的弟兄刹那间倒下。他刚要去扶倒地的弟兄，一位红军举刀向自己冲过来。他本能地搬动了机枪，随着枪声，那位红军战士应声倒下。看着对方倒在血泊中，肖建雄没有胜利者的快乐，却感到一阵恐慌。这是他活了二十七年来，第一次杀人。还没等他从惊恐中反应过来，另一名红军又向他扑了过来。肖建雄赶紧开了枪。枪声响起，倒下的竟是一位女红军，那模样有点像他媳妇。那一刻，肖建雄的心猛烈地颤抖着。恐惧、怜悯、仇恨以及使命，促使他举起刀，向红军杀了过去……

枪声停止很久之后，肖建雄才从沟壑里爬出来。看着硝烟未散的战场上，各种姿态的敌我尸体，遍地都是！吓得他脸色都变了：“我的妈呀！”随后双腿一软，跌倒在地。

“大哥，你没事吧！”马四从死人堆里爬起来说。

“马四，你小子还活着？”

“我活着大哥，太可怕了，从来没见过这场面，吓死人了！”马四说着便走到肖建雄身边，将他扶起来。

“吓死老子了，集合弟兄们！”

“大哥，弟兄们都死了，”马四带着哭腔说。

“什么？都死了？不可能！”说着，肖建雄伸手拉脚边的士兵。那位士兵没反应，他又去拉其他的士兵，发现他们真的死了。肖建雄茫然地看着他们。这时，一位士兵跑来报告。军部命令，红军主力早已进城，要求我们立刻返回山丹城。肖建雄急忙爬上山头，发现红军只用了少数人，在此阻击他们，大部队早已进入山丹县城。

肖建雄带着马四和勤务兵，离开了战场，来到山丹城下。

下午四时许，肖建雄接到命令，随同大部队一起进攻山丹城。

沉寂多年的山丹城，顷刻间，在炽烈的枪炮声中颤抖起来。嘹亮的冲锋号，在山丹县城吹响了。城墙上，红军的机枪不停地射向城下。城墙下，肖建雄带领着部队往上打。

“就是死，也要把城拿下，给我往上打。”肖建雄命令着自己的部下。双方在炮火中坚持着。



一连几天，攻城没有进展，而且部队伤亡很大。肖建雄请求支援。第三天，他们的援兵就骑着战马向山丹城奔来。

红军总部发现敌人有援兵，主力部队撤离了山丹城，后续部队也相继撤离。

肖建雄很快占领山丹县城，还抓到了一些伤病员。

这一仗，肖建雄所带的部队伤亡很大，但却荣立了战功，他被破格提升为团长。奉命回张掖休整。

通过这次和红军交锋，肖建雄意识到，自己随时都有可能丢脑袋。这天，他带了两个警卫员，来到一家照相馆。两个警卫员，腰挎合子枪，头带大盖帽，一身黄色军服，站在肖建雄的身后。同样打扮的肖建雄，把胸前韩司令亲手颁给他的军功章整了整，翘起二郎腿，坐在了一把太师椅上，那双马靴在灯光下发着冷光。快门一闪，一张象征着喜悦和成功的照片，就这样产生了。这是肖建雄第一张照片，他想象着，也许是他最后一张照片。

肖建雄多洗了几张照片，想找机会给媳妇和孩子带回去。自己随时都会死，如果就这样死了，后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的。尽管被逼无奈才走上这条路。但是，既然吃了这碗饭，就要干出个名堂来。反正老子也不识字，分辨不出是非曲直。至于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扛枪打仗混日子吃饭，管他什么党。

几天之后，肖建雄取回照片，开始琢磨，怎么才能把照片送回家？

为了彻底将红军消灭在张掖，马步芳召开连级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围剿”红军的战略任务。

肖建雄按时来到会议室，里面烧着一盆火。大大小小的将领，早已坐满了会议室。肖建雄进屋，找到同村的张六二，和他挤在一条靠门的长凳上。张六二被抓来已经六年多了，目前被编制在肖建雄的团部任连长。

会议开始了，马步芳说：“眼下是蒋委员长看我们表现的时候了，能否彻底剿灭共匪，就看在座的各位兄弟了。现在，共匪已经占领临泽、高台等地，我们要先剿灭高台的共匪，回过头来再围攻临泽的共匪。”他喝了一口茶，继续说：“我任命马元海为步骑民三军总指挥，统帅全部人马，分左、中、右三路，围攻高台的红军。任命马彪为骑兵第一路指挥，隐藏在张掖至

高台的公路两侧，阻击向西行进的红军。我任命马朴为骑兵第二路指挥，从张掖左侧绕道民乐，袭击从山丹过来的红军。我任命马禄为骑兵第三路指挥，率领骑兵第五师一个旅，和韩起禄一起驻守张掖……”

听说让马朴绕道民乐，张六二眼睛一亮。他和肖建雄所在的团，就属于马朴的第五师。他的兴奋没能逃过肖建雄的眼睛，肖建雄俯身说：“我会想办法让你离队，沉住气。”

“采用‘牦牛阵’正面攻击时，让民团手持大刀向前冲，红军除了机枪以外，没有多少火炮弹药，他们的机械威力不是太大。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民团来消耗红军的子弹和弹药，等他们子弹打完了，我们就可以一举歼灭他们。”马元海兴奋地说着。

会场顿时一片嘈杂，大家议论纷纷。

“大家静一静。”马步芳起身说：“这次向西追击红军，由马元海总指挥负全部责任，骑兵、步兵以及直属部队，要完全听从他的命令。所有的部队，接到他的命令如同接到我的命令一样。”

散会后，肖建雄把张六二叫到团部，从身上掏出一张照片和一包银子交给了张六二。他说：“明天部队围剿在民乐的红军，到时候你假装战死，等部队撤回时，你先到民乐县洪水乡，有个叫朱良才的人家里躲躲，没什么风声再走。朱良才是我姨夫，你告诉他我的情况，他会帮你的，走时让他给你把饼烙好，好在路上吃。”

“你放心吧，我一定把照片和银子交给你老婆，唉！我一直不放心我娘，如果她老人家不在了，我也就不打算回去了，那年我出来要饭她死活不同意，没想到这一走却……”张六二哽咽着说不出话了，当夜他们又商量的逃跑的方案。

第二天，太阳依旧从冰峰雪岭的祁连山上升起，硬如铁石的戈壁滩上，早已留下了红军行军的步伐。

这支来自鄂豫皖边川陕边区，以及宁都起义的英雄部队，在军长董振堂的带领下，顽强不屈地迎着严寒，冒着敌人的封锁，连夜行军，穿过河西古道，向西进发。

为了明天、为了胜利、为了人类这一光荣而神圣的解放事业，他们同饥



饿、风雪和伤病作战斗，顶着严寒，连夜行军，占临临泽之后，又奉命占领了高台。

肖建雄带着部队来到民乐。刚到东门外，他们就遇上了从山丹撤出的一小部分红军。双方展开了战斗。肖建雄边打边掩护张六二，为他寻找一切可以逃跑的机会。由于红军火力太猛，肖建雄怕张六二有闪失，就让张六二假装打死，他爬在张六二的身上。半天，听着枪声渐渐远了，他才从张六二的身上起来，带领部队追赶撤离民乐的红军。张六二像死人一样，躺在路边的沟里。

夜像一张巨大的帐幕，笼罩着河西走廊的腹地民乐。从蒙古大沙漠吹来的狂风，带着沙砾卷着雪屑，像发怒的狮子一样咆哮着。张六二一直爬在地上，等到天黑。天黑得只有星星眨着眼睛，四周除了卷着雪屑的狂风吼叫，再没有什么生机。大地如同倒在他身上的尸体一样，悄无声息。

张六二抬头看了看横七竖八躺着的，敌我不分的尸体，抖动着早已失去知觉的双脚，从尸体上连滚带爬地向城里摸去。张六二在民乐城里一个墙角缩了一夜。第二天天亮以后，找到了肖建雄的姨父家。老两口恐惧地打开了门，尽管张六二拿出了肖建雄的照片让他们看，老两口的眼睛里始终抹不掉怀疑和恐惧。老两口给张六二准备了吃的，就急忙打发他走了。

看着惊恐万分的老两口，张六二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再走一天一夜的路程，他就可以看到离别六年的母亲了。兴奋之余也有点害怕，老两口打发他时的眼神里，明显有几分看不起，这份看不起绝不是因为自己的落迫。难道是自己这身衣服和这件羊毛马夹吗？想到这儿，张六二脱了马夹狠狠扔在地上。一阵狂风袭来，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如此寒冷的天气，如果没有这件羊皮马夹，可能还没见到老娘，自己就被冻死了。望着被吹动的羊毛马夹，张六二重新捡起来穿在身上，迈开大步向家走去。

与肖建雄在民乐交锋的是红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这支由中国共农红军四方面军，是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在川陕革命根据地通江县，组建成功的队伍，全营管辖三个连，共四百余人。由陶万荣任营长，曾广澜任教导员，秦基伟任军事教官，主要任务是警戒运输、通信联络、看押俘虏、剿匪参战。

妇女独立营成立不久，因苏区扩编了十几个县，地方机关急需女同志参



与具体工作，将其中一部分分散到地方机关，另一部分则创办了妇女学校。

后来妇女独立团扩建为妇女独立师，直属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于会宁会师。妇女独立师重新进行整编，将全军体质合格的一千三百多名女同志，组成了妇女抗日独立团，随团西征。

她们和男同志一样，留短发、打绑腿。带着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跟随西路军横渡黄河，一路往西行进。古浪之战，妇女抗日独立团政委吴富莲被捕，被押送往威武，关进了监狱。

山丹之战，妇女抗日独立团从山丹撤离出来不足千人。她们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区跟进。一营由团长王泉媛率领跟总部行动。二营由主任华全双率领随九军行动。三营由曾广澜率领随三十军及五军行动。

从民乐撤离后，她们向临泽集结。



第二章

祁连山宛若一条长龙，起伏于连绵不断的山脉上。山脉向西伸展，便进入河西走廊的飘带之地。顺着山脉再往西行，则是茫茫的戈壁滩，祁连山巍然屹立在茫茫戈壁壁上。

红军总部驻守在临泽。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已率部攻占了高台，等待袭取张掖的红九军来接防。然后他们一起攻酒泉，出嘉峪关、敦煌，建立背西面东的根据地。然而，红九军却未能袭取张掖，反而损失了一部分人员。

此时的董振堂只能孤军奋战于高台。这位曾指挥了多次战役，以卓越的指挥才能，平易近人的作风，曾受到过中央领导的表扬。此时，这位领导了“宁都起义”的河北新乡汉子，面对几倍于己的敌人，也感到了危险。站在高台城上，他和政委杨克明，从容地研究着作战方案。

高台位于祁连山脉以北，巴丹吉林沙漠以南。居河西走廊中部，南靠祁连山，北依合黎山，是红军西进的必经之路。高台县城墙高达三丈，东城门和西城门建有城楼，可俯瞰全城。建于明朝雄伟挺拔高出城墙的大佛寺，可以看到数里之外的情况。西关是财神楼，城墙外便是一片开阔之地。城东、西、南开有城门，内外便是大片耕地和村庄，地势平坦。黑河自东向西缓缓从这里流过。

马元海切断了董振堂与临泽总部之间的联系。集中了四个骑兵团以及炮兵、特务、手枪团和部分民团二万余人，向高台进攻。

枪声、炮声、喊杀声混合着，在高台城外响起。一连几天，高台城完整无缺。马元海将张掖及民乐的部队也集结在高台。肖建雄也在其中。

肖建雄发现城里的火力猛烈，就向城西外一个大碉堡进攻。可几次都被打了回来。战斗从天明到天黑，双方都未能取胜。马元海下令宿营，明日再攻。

第二天早上，肖建雄随部队开始攻城。城墙上火力依然很猛烈。肖建雄带领人马几次强攻，都被打了下来。眼看伤亡惨重，马元海下令，修整后再攻。就这样，攻城、修整，修整后再攻城。连续六天，肖建雄也没将高台城攻下来。

第七天的早上，肖建雄带着他的二营和三营绕到城北，围着城北看了又看。“三营长。”肖建雄小声喊。

“在。”一个和他一样大的兵拎着一把大刀跑过来。

“去，带几个弟兄找些干草来。”

“找草干啥？”

“攻城。”

“是！”说着，三营长便带着几个士兵走了。不一会儿，他们一人抱着一捆干柴跑过来。

“快，把干柴挽成球。”肖建雄下着命令。三营长不知道团长要干什么，也不敢怠慢，赶紧和战士们将草挽成球，交给肖建雄。

“点着。”肖建雄命令着。

“团长，点着干啥？”

“让你点你就点，废什么话呀！”肖建雄生气地说。

三营长掏出火柴，将干草球点着，交给肖建雄。

肖建雄拿着燃烧的火球向城墙扔了过去。他扔一个，三营长递上去一个，足足将一堆干柴挽成的火球，扔进了城墙上的碉堡里。

高台城上的碉堡着火了。火势随着西北风，越烧越大，连同城北的房屋一起被烧了起来。眼看火势无法补救，守城的红五军三排王排长带领全排战士，集体跳下堡碉，壮烈牺牲。

看着城墙上熊熊燃烧的大火，肖建雄哈哈大笑。

“团长真有你的，我还想不通你要干草干什么？现在才明白，这下我们就可以攻城了，等我们把城攻下来，马司令一定会重重赏赐我们的，你说呢团长？”三营长笑着说。

“走，咱们离开这里。”说着肖建雄转身往西走。

“团长，你不是说要攻城吗？怎么又走啊？”三营长跟在肖建雄身边说。